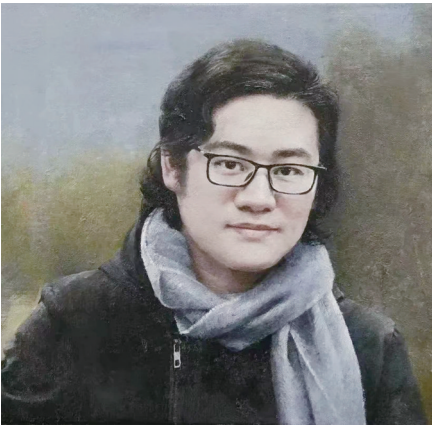


博物馆

初看海南博物馆,觉得乏善可陈。到底是玉器文化与青铜文化印迹太深,这里是椰壳与海贝交织的文化,是沉香与黄花梨组合的文化。

沉香与黄花梨倒是熟悉。文玩手串木雕之类,并不稀奇,我稀奇的是博物馆里那张黄花梨木的犁,还有黄花梨木的木桶。农人不以为意,大有境界。据说钱牧斋的一本杂记簿,被后人当作废纸用来练字。鲁迅的译作《死魂灵》手稿也曾被路边小贩包油条。无端地,我总觉得那油条带着文气。无端地,我觉得炸油条的是夫妇二人。妇人头上扎着白头绳,乌褂,蓝夹袄,月白背心,脸色青黄,两颊上还是红的。男子则圆脸灰黄,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,眼睛周围肿得通红,头上



胡竹峰, 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,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◆书心书影

孤城与孤独

纪开芹

《孤城》于我,其实不陌生。我看着她像婴儿一样慢慢长大,看着她经过她的童年,豆蔻年华,到现在亭亭玉立,靠在我的书桌前。从瘦弱到丰盈,一步步成长,一步步充实。我甚至知道每一个片段背后的汗水与泪水,期待与失落,倦怠与释然。那份堵塞的焦灼,倾吐之后内心的轻松,我都晓得。

我读《孤城》,不是读光怪陆离的小说情节,不是读悲欢离合的人间情感。我读《孤城》,是想在文字中找到另一个丹丹。我一直认为,写作的人有两个生命,像一棵枝上的两朵花儿,在不同的方向绽放。一个生命活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,于寻常琐事里耗尽流年。一个生命活在琴棋书画诗酒花里,在文字中构建理想国。时光的列车呼啸而过时,我看到生活的点滴都被装载在车厢里,带着书写者的欢笑和泪水,彷徨和迷茫,清醒与思考。我还看到一个孜孜不倦的孤独的书写者,像玩积木的孩子般,用文字垒砌一座又一座风格各异的宫殿,然后精雕细琢,让每一座宫殿都具有自己的特色而绝不雷同。我看到一种工匠精神,看到书写者努力突破自己,尝试不同题材,把大千世界,世态百相都纳入《孤城》这个熔炉里淬炼,然后产生出晶莹剔透的艺术品。

细读了前言和后记部分。这样零零碎碎的记录也许能替读者打开一条通往作者心田的小径,更好的理解小说的意蕴。我说的是小径,而不是大道,因为我认为《孤城》这部小说集里的短篇小说意蕴深刻,表现特别含蓄。一个书写者用文字输出她对生命的理解,像魔法师般,把她眼中的大千世界搬进小说中,那么幽深的课题,不下点功夫揣摩,怎能一眼看透,抵达其本质?

我注视着《孤城》,从胚胎中开始,到慢慢成形。虽然里面只收集了十个短篇,但这个短篇体现出丹丹的十种尝试。印象深刻的是《孽障》,以第一人称男性口吻来写,语言洒脱不羁,如行云流水,口语化的书写很接地气。如果说《孽障》以语言取胜,那么《孤城》则是在情节安排上峰回路转,柳暗花明。《孤城》这一短篇和小说集同名,可见丹丹对其喜爱的程度。当然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篇。故事情节不想在这里赘叙。丹丹在这篇结尾写道: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,更别说一座城了。然而有人说,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,必然和万物发生着联系。我却始终认为,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。无论在小说中还是现实生活中,我们永远与外界有着隔阂,我们的心不可能一览无余。而《梵高的秘密》则是丹丹新的尝试。她试图用一种全新的结构方式搭建小说框架,安排不同人物在这新款建

是一顶破毡帽,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,浑身瑟缩着,双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,像是松树皮。

看见不少张岳松真迹对联、条幅,还有一帧楷书小品。字迹清秀,看得见人在宦海如履薄冰的小心翼翼。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。身在宦海,更是身不由己。

岛上人常说张岳松,引以为傲,赞扬他是嘉庆探花,说他精于书法,与丘浚、海瑞、王佐并誉为“四绝”。

丘浚少年天才,官至文渊阁大学士,有明一代文臣之宗。海瑞是明朝著名清官,一生经历正德、嘉靖、隆庆、万历四朝,性格耿直,有“海青天”之誉。王佐家乡多刺桐,又称为王桐乡,为明代大诗人。从政二十余年,辗转州府,没有升迁,也勤勤恳恳,士民爱戴,有“仁明司马”之称,故“所居民爱,所去民思”,每一离任,当地人修建生祠来纪念。王佐晚年,归家与密友谈论诗文,优游山林,养花种草,著书自乐。得享高寿,活了八十四岁。

中国人喜欢四,人有四肢,左右手脚。书有四部,经史子集。字有四体,正草隶篆。画有四方,东西南北。天有四象,苍龙、朱雀、白虎、玄武。古代美人也是四个,仿佛徐西施、貂蝉、王昭君、杨玉环之外,女人里再也无有颜色者。书法有宋四家、清四家,绘画有元四家、明四家。点心有四大味,菜中有四喜丸子。贺词说四季发财,出脱尘世乃四大皆空,身陷困境则四面楚歌。目标远大有四方之志,生活贫困谓之四壁萧然。漂泊无定者四海为家,偏远之地是四荒八极。完美无缺才四角俱全,分散零碎是四分五裂,天下安稳称四海升平,身子懒散则是四体不勤。国画里选了梅兰菊竹为四君子,《红楼梦》上的权贵之家为四大家族,连坏人营私结党也往往四个,劣迹或罪状也常常四大条。

走了一圈海南博物馆,异域风情,大有好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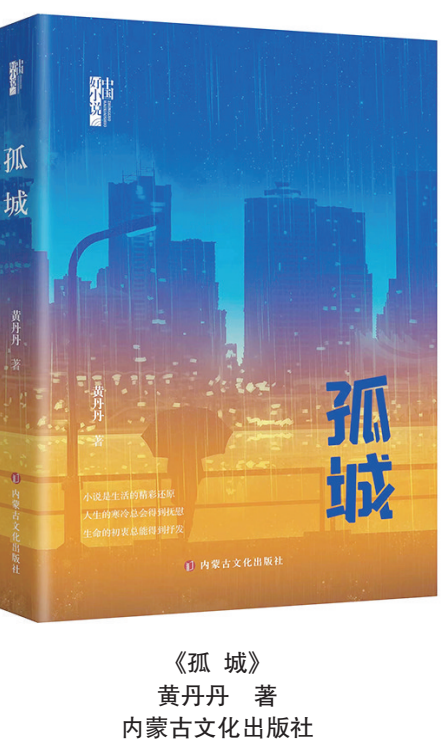


筑里登场。这篇小说特殊之处便在于此。每个人内心都装有秘密,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秘密,老死在心底还是对着虚无倾诉抑或将秘密公之于众不再成为秘密,选择不同,人生也就不同。每一个秘密都是一个故事,而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会牵扯出人性的本真。用这样的结构安排素材,是不是别具一格?

而且细心的读者会发现,有几篇小说主人公相同,故事情节发展具有连续性。这是丹丹有意为之。这些人在小城里演绎着各自的得意与失意,也许在兜兜转转中,命运最终又会在某一点发生交集。

作为读者,而且是近距离读者,有时候我觉得了解她仿若了解自己。对于她来说,一本书出版不过是将一段时光浓缩,打包,放在记忆的某个拐角。然后继续阅读,继续写作,继续思考,没有发生变化,日子依旧波澜不惊。写作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,如一日三餐那般自然。

对于我来说,我却在本小说集里寻找到一种生活的态度,虽孤独,却认真。多少人的孤独才构成一座城的孤独?这旷久的,持续的,辽阔的孤独慢慢伸展,我似乎也在这样一座城内,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踽踽独行。《孤城》一本书不足以代表什么,但一本书折射出永不屈服的精神让我仰视。杂乱的生活要梳理,无聊的日子要打发,冷峻的现实要正视,《孤城》里那些闪光的句子,还会轻轻敲击一下我日渐迟钝的心。



◆人间小景

挖土元

李远见

土元俗称土鳖,一般生长在山上阴暗处,以吃青草或其他植物叶子为生。据说它有抗凝血、抗肿瘤等作用,是一味药材,因此收购站里大量收购。晒干的土元,10元钱一斤,于是我们村里很多妇女儿童,都参加了这项挖土元的活动。

那一年,我小学刚毕业,也和伙伴们上山去挖土元。我和伙伴们天刚蒙蒙亮就带着铲子与塑料袋上山去。山中云雾缭绕,恍如仙境,清风徐来,格外清爽。露水打湿了地面,地上潮漉漉的,很多土元从土里钻出来,它们一个个穿着黑色铠甲正在吃沾着露水的草叶。我们很轻松地就将它们捉进塑料袋里,它们在袋里爬来爬去,塑料袋响个不停。

太阳升起来了,地面开始干燥,这时就不容易发现土元了,只好去“挖”。掀开一块石头,你会发现下面的土细细的,与别处不同,用手或铲子一挖,土元就从土里翻出来了。它们或大或小,爬得还挺快。大石缝中,也是土元的安居场所,如果胆子够大,不怕有蛇,伸手进去,就会有所收获。我当时头脑简单,无论什么地方都敢掏上一把,在伙伴中每次挖的土元都是最多的。

我们满山跑,中午肚子饿了就回家吃饭。尽管山势陡峭,可我们还是飞快地跑着,我的诀窍是,将身体后



荷塘翠影 汤青 摄

◆信笔扬尘

心中的眼泪

川流

儿时,家庭生活十分窘迫,自卑与我的童年、少年如影相随。哀怨有之、悲痛有之,却没有眼泪,因为还没有学会哭泣,与生俱来的卑微,令我只能把苦难和屈辱看成逆来顺受的当然。

日子在跌跌撞撞中向前,我也在跌跌撞撞中成长。有顺风顺帆的时候,也接受了工作生活中的一次次不如意。心情有时尘埃弥漫,梦中也常会像坠入深渊无助,但年轻的心总能聊以自慰自我平衡,仿佛一个转身,失意、挫折便成了过眼云烟。

那是个春夏交替的季节,兄长举家迁居他乡。当一件件家具、一捆捆书籍扔上卡车,当年迈的老母抹着眼泪送兄长和嫂子侄女上车时,巨大的伤感如网一样罩向我,渐渐炎热的天气里我竟然有些寒冷。“父母在不,远游”,可兄长以知天命之年却远赴他乡,虽说是人往高处走,可故土难离,兄长泪光闪动的眼眸分明流露出对故乡和亲人的留恋。一声长笛,车轮卷起尘烟一片,我的眼泪已汹涌而出,那突如其来的倾泻,如海决堤。

数年后,又经历了一次分离,一种生死相隔的离

◆山川故园

老屋

汪光辉

今天是去陪舅舅最后一程,我心里像压了块石头,晕乎乎一个人来到附近的父母的老屋。这栋房子建于1974年,听父亲生前讲过,那是他离开部队的头一年,凭着部队按政策发给他的420元安家费盖起的房子。这座房子建成后,我们全家也没住上几年,因为不久后母亲不幸离世,父亲身体又不好,我们姐妹仨都还小,父亲考虑供应粮不方便,从而搬到了镇上。房子随后卖给了生产队里的人,感谢这位主人,把房子保护了这些年。

母亲在时,我的童年是幸福的。母亲走了,这老屋就一直让我害怕,感觉它是一直要囚禁我的牢笼。母亲走后,记忆中我和爸爸只去过老屋一次,父亲挑着稻箩,匆匆捡了一些衣服用具。当时沉闷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样,父亲面容僵硬,一边捡东西,一边叹息摇头,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我听不清楚的词语,随之忍不住地

仰,落脚时要稳,踏准山石。当然了,最重要的是,千万不要走悬崖峭壁之处。我们一阵风卷下山去,然后各自回家。吃过饭后,大家又自觉地集合起来,再次出征。

午后,山上温度较高,但松涛阵阵,山风送爽,加上我们各有收获,也就不觉得热了。大家山上山下乱跑,似乎也没感到疲劳,相反,天天泡在山上,有时登高望远,有时说说笑笑,心情舒畅之极。

有天清晨,我起床后,发现细雨飘飞,我估计这样的天土元会更多,于是穿上雨披冒雨上山。我抓土元心切,跑到了山的后面。山后常年阴暗潮湿,草木葱茏,尤其在那天早晨,更显得阴森可怖。山上没有其他人,再加上山后有狼的传说,心里不由得发毛。然而,我还是硬着头皮坚持下去了。直到今天,有时想想,我还奇怪自己当时的胆量怎么那么大。

那段时间,我挖土元一共挣了八十多元钱。尽管不是很多,但毕竟是自己的劳动所得,觉得还是很有意义。因为挖土元,饭量大增,自己的身体也壮实了不少,真是令人高兴。

如今每次回老家,见到土元,我都禁不住回想起当年的事情来,因为挖土元曾给我带来了很多益处,充实过我的生活,我将永远不会忘却。

手语

鲁北

母亲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不清晰,慢慢地,我们已经听不明白她想表达什么了。小妹来到炕边,她扬起皮包馒头的手,哆哆嗦嗦向身边指了指。小妹问,娘,您是让我倒下吗?母亲微微点点头,她的听力还没有问题。小妹顺从地倒在母亲身边。母亲看着小妹,无可奈何,小妹看着母亲,五味杂陈。小妹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淌下来。母亲扬了扬手,想拭去小妹眼角的泪水,挣扎了几下,却摸不着小妹的脸。

前几天,母亲还不是这个样子。小妹每次给母亲喂了饭,母亲就督促小妹说,快去地里干点活吧,你大哥在这里伺候我就行。母亲知道,春争日,夏争时,庄稼人不能糊弄庄稼。种到地里的棉花,长出二三片叶了,需要揭开地膜。种的西瓜,一棵棵碗口那么大了,需要顺蔓。还有玉米地的山鸡,一会儿就给你糟蹋几十棵绿油油的玉米苗。这些山鸡,不怕稻草人的吓唬,需要哄骗。

大妹赶海回来,顾不得洗把脸就来看母亲。母亲说,别天天来,打个电话就行。过了一会儿又说,你刚刚添了孙子,多高兴啊!有孙子不干不行啊。母亲知道大妹腰疼,有时候疼得直不起腰来,又心疼,就叮嘱,别没死没活地干了,钱多少是多啊。你这样干下去,怕是活不了我这么个岁数。

弟弟在附近的一个厂子里打工,有时上24个小时,有时上12个小时,下班回到家,也不休息,就去忙活地里的活。他种着60亩地,也紧够忙活的。时常累得腰酸背疼,唉声叹气。看到弟弟疲惫的样子,母亲心疼,劝他,就一个闺女,还想攒个金山?闺女出嫁,有多多陪送,有少少陪送,可不能累死。

这几天,母亲有点犯糊涂。我们都害怕起来。弟弟向打工的单位请了假,大妹也不赶海了,小妹也不去地里干活了。

夜深人静了,妻子和弟妹到弟弟家里休息,两个妹夫也回了各自的家。我和父亲,还有弟弟、大妹、小妹,守护在母亲身边。

屋子里静悄悄的,灯光有些刺眼。远处不时传来一片片蛙声。我想起了40年前一家六口的美好时光。那时我20岁,弟弟16岁,大妹14岁,小妹12岁,有的上学,有的下了学都能帮着父母干一些活。那时候多好啊,无忧,快乐。

母亲年轻时,也是拼死拼活地干活,不知道什么叫累,全身有不完的力量。

河沟东畔有我们的20亩谷子,长势良好,一个谷穗子有一筷子那么长,风一吹,就向我们点头,就向我们微笑,煞是喜人。在金黄的谷地里,父母弓着腰在前面割,我们跟在后面一镰镰把那些谷子割倒。接着,父亲吆喝着牲口,一车车把谷子运到家里,在院子旁边堆成了一座座小山,路人羡慕地指指点点着。

院子里的胡萝卜、地瓜,堆得满满的,插不下一只脚。母亲借着皎洁的月光,把那些胡萝卜的缨子一个个切掉,把那些地瓜一块块切成地瓜干。胡萝卜埋进地窖里,地瓜干晒到草地上。

麦季里母亲铡麦子,一拢粗的麦个子,母亲一弯腰,只听“嗤啦”一声,麦个子当腰切断。母亲有力气,像一个男人。

无数个夜晚,母亲摇动着纺车,摇圆了月亮,又摇圆了月亮。那时候,母亲多么年轻啊!如今,母亲躺在炕上,那是我的母亲吗?她是我的母亲。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,是多么无助啊!

墙上的挂钟,可当叮当地响着,时针敲响了十一下、十二下,接着一下、两下……

我们坐在黑夜里,等待着第一缕阳光的到来。

